



警惕你身邊的『優勢個人』

認識一位文藝界的腕兒。他在場的時候,大家都不敢說話,好像生怕自己的觀點不成熟,貽笑大方露了怯。可是,他又是和善之人,通常自己不先發言,覺得先提話題便定了調,別人就會不得不跟着走。所以,有他在的場合,基本冷場。

我認識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,總是喜歡先發言。幾天前她來北京開會,組織了一場小聚。那哪里是吃飯,簡直是一場班級研討會。她先發言,承前啓後,繼往開來,從入學時的細枝末節講到如今的行業境遇。我們如同小學生,拿着筷子盯着她,點頭稱是,偶爾,放下筷子附和。你的思路,從來都是跟着她走,所以,有她在的場合,大家已經懶得動腦。

還有我的爸爸。他既不是不發言的那類,也不是先發言的那類,而是第三種情況——無論他何時開口,都是這件事的定論。一件事情,大家爭執不下,或者有存疑,他一開口,這件事一般就完了,因為,肯定是他說了算。

定好第二天出去玩,爸爸會安排好幾時出發,路線如何,玩到幾時比較合適。第二天,你肯定得照此執行,雖然你覺得去玩本來是件輕鬆的事,不需要像開會一樣不遲到。但是,沒有一個人敢抗議。所以,有他在的場合,從來都是一邊倒。

這就是我身邊的三類“優勢個人”,以及他們在場時的三種狀態——冷場、依附心理、一邊倒。

說他們“優勢”,是因為在某個群體中,他們總是有意無意成了一種隱形的壓力。別人通常會迫于某種形勢,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。事情本身的自然狀態可能並非如此,但是因為他們在場,大家都變得面目模糊。只因爲,面前有一個優勢人物。

是的,我們都難免迷信權威,尤其對於那些有威信、地位、權力、資歷的人,我們總是先把自己放低瞭,然後去仰視。殊不知,正是“放低”這種心態,讓對方顯得無比“優越”。或者,正是對方無意中的“優越”、“強勢”,所以,你把自己“放低”。無論何爲因,何爲果,其實都是一種非正常狀態。

我知道,那位腕兒自己也有點苦惱,他很想與年輕人打成一片,不顧及什麼權力地位;我還知道,那位侃侃而談的教授,如今的水平已經不再讓人仰望,大家也願意說說自己的觀點;我也知道,我的爸爸,他其實很孤單,即使我們都聽他的,但是,從來不向他暴露自己的真實想法……

我印象中有有一次參加心理學的培訓,與一位女士同一個小組。她說,自己總是很自卑,從小就有權威恐懼,自己的父輩,都是被挂在牆上看的。她是如此平和的一個人,說話像聊天,你發言時,她就特別認真,有不同觀點,娓娓道來。

活動快結束的時候,我們才知道,她是業內一位響當當的人物。我幾乎有點汗顏,爲自己那些粗淺幼稚的言論——如果之前知道有這麼一位優勢人物在場,我肯定是會有所控制。因爲被別人籠罩過,所以,她知道隱藏自己的光環。

或許,每個人都可以回到事件最原始的狀態中來。把身邊的你我他,都看作脫了社會外衣,沒有身份和光環的人。

內心優勢是一個此消彼長的東西:當你給出去時,別人就會擁有得多一點;當你收回來時,自己也會變得更加從容。

作者:郭韶明

40 歲的弗雷斯,每天出入于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議政廳,但她只是一位極爲普通的清潔工,並不是什麼政界人物。

巴登符騰堡州的首府所在地是斯圖加特市,雖貴爲該州第一大城市,但斯圖加特的火車站卻依舊是單向的老火車站。州政府爲了改變城市面貌,在 10 年前就草擬了一份名爲“斯圖加特 21”的計劃,改建雙向行駛火車站。當初的預算資金是 20 億歐元,數目不算十分嚇人,也得到一些市民們的支持。

然而,這個計劃被整整擱置了 10 年,一直沒有動工。原因是巴登符騰堡州的州長史特芬.馬普斯希望能將這個火車站建造成歐洲高鐵網絡現代化的一部分,並且是“地下貫穿式”的,兩端連接着巴黎和布達佩斯。馬普斯認爲這是一座可讓德國引以爲傲的“至尊火車站”,但造價卻升至 41 億歐元。

斯圖加特市地處內卡河谷地,並不具備發展鐵路運輸的特別優勢,在斯圖加特建造“至尊火車站”,好比是要在小溪里建造一個國際貨運碼頭,包括清潔工弗雷斯在內的所有市民們,都無法理解州政府是怎么想的。

2010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,州長馬普斯在開完會後還沒離開會議室,弗雷斯就走了進去清掃衛生。這時,一位議員對馬普斯輕輕地說:“這個至尊火車站將成爲巴登符騰堡州的最大驕傲,而你則是其中的最大功臣,下一屆的巴登符騰堡州長非你莫屬了!”馬普斯聽了這話,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

弗雷斯心想,州政府花巨資打造並沒有什麼意義的“至尊火車站”,原來是州長馬普

斯爲了自己創造政績,以達到順利續任下屆州長的效果。弗雷斯決定要把州長的這個如意算盤公示于衆。

從那以後,弗雷斯便開始“監視”起馬普斯的一言一行,並且在州長辦公室里偷偷放下兩支錄音筆。終于,弗雷斯在四天後得到了一份錄音,內容是州長馬普斯和人談論這

一個草根間諜的力量

作者:陳亦權

項工程對未來競選州長一職的重要性,以及工程承建方能從中獲得多少利益。那位工程承建方,竟然是州長馬普斯的密友!

掌握到這些“證據”以後,弗雷斯連請假條也沒有打就跑出了州議政廳。她來到一家電子產品商店,花了 15 歐元把這段錄音加工成了一盒磁帶。隨後,弗雷斯拎着她的那台老式錄音機,走到街上不斷地播放自己獲取到的這段州長錄音。

這項“鐵證”讓人們憤怒了,他們發誓要阻止這項計劃,阻止州長用納稅人的錢爲自己的仕途謀便利。

突然之間,斯圖加特市的機場、車站、步行街、居民樓的窗戶上、自家汽車的後車窗,到處都貼上了黃色的標識,框內的“斯圖加特 21”被畫上了黑叉。

在此後的一個月里,各類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不斷。9 月 30 日,更有數萬人走上街頭,

個人事物上,一旦內心沒有依靠(所緣),就會不知道心要如何安住,但是如果對空性有所瞭解的話,就可以把空性當作所緣,此時內心必須非常清楚,放鬆,且順其自然(無所造作)即可。

修寂止之障礙

修寂止時,於『安住分』所產生的障礙,即是散亂和掉舉。『散亂』指心無法安住於所緣境上,不斷向外馳散;而『掉舉』則不僅是心思向外散亂,甚至會隨着所緣境,而不斷衍生

走出痛苦 (八)

作者: 蔣康
祖古仁波切
印度最大寧瑪
佛學院白玉南
卓林寺住持

如何以
寬廣的心態看
待因果業力,
如何透過持
寂止遠離煩惱
痛苦



出其他的念頭(打妄想)。

至於『明分』所產生的障礙,則是昏沉,因此,要修制止心的散亂之後,才能專注於所緣境上,而當內心專注於所緣境上時,又容易產生昏沈的現象,就好比坐在椅子上打盹一般,因爲此時內心處於一片模糊當中,也就是昏沉現象。

昏沉分成三中層次,第一種爲存在重度昏沉,此時雖然所緣境仍存在心中,但能緣的心卻已非常的模糊,無力,如果是這樣,即是屬於重度的昏沉。

抗議政府“斯圖加特 21”計劃,並大聲高呼這項計劃從一開始就不具“服務公衆”的意義!

這天的抗議活動很快驚動了德國總理默克爾,她在瞭解到事情真相後,下令巴登符騰堡州政府暫時撤銷這個計劃,等待聯邦政府的最終裁決。

2010 年 11 月 2 日,聯邦政府經過一個多月的商議,最終向巴登符騰堡州發出命令:按原計劃,以 20 億歐元預算開支改造火車站,同時取締馬普斯下屆巴登符騰堡州長的競選

資格!

總理默克爾在通告會上說:“哪怕是一個宏偉的決策,只要違背了民意就會變得意義全無!”

隨後,默克爾給弗雷斯寫了一封充滿敬意的感謝信,同時要求州長馬普斯立即重新聘請她回去上班,並且不準發生任何報復或者變相報復的事情,否則“一切後果自負”!



重度的昏沉很容易認知,就如清晨的四、五點左右,與黎明天剛『破曉』時分,天空出現魚肚白色,此時雖然看得見對面的景色,景象卻又模糊不清,這個時候,內心絲毫沒有任何的力量和清晰度。

第二種爲中度昏沉,此時內心有點清晰度,但卻仍沒有力度,就是指中度的昏沉現象,這就好比早晨的五點至五點半左右,天空出現『將曉』的情形,此時天空雖已有藍光,但黑暗仍遮蔽景象一般。

至於第三種爲輕微昏沉,是指心雖已有力度與清晰度,但是力度較弱,就如同早晨『拂曉』時分,太陽紅光乍現之時,就是指輕微的昏沉現象。

因此『三曉』,就是比喻昏沉由重轉輕的三種現象:當黑夜進入白晝時,東方會先出現白光,之後再出現藍光,接着太陽光出現,東方出現紅光。

俗語說:『如果沒有陽光,又何來黎明呢?』所以,我們以破曉,將曉和拂曉時分,比喻爲處於白相,藍相和紅相時心性由昏沉轉爲清明的現象。

一般而言,進入禪定或仍有輕微昏沉是很難區分的,對於輕微的昏沉,在修行上也會產生障礙,因爲當輕微的昏沉不斷持續之後,此時鼻孔里氣息的流動力就會減弱,清明的部分也會隨着變得遲鈍,所以內心要隨時保持覺照力,千萬不要被輕微的昏沉所控制。

待续

吉祥如意 身体健康

Palyul Changchub Dargyeling Ohio
Tibetan Buddhist Temple
3750 West Streetsboro Road;
Richfield Oh 44286
Email: pcdo@palyulohio.org
Website: www.palyulohio.org
Ling Ling: 330-819-0277

遠東紀念公園

俄委俄州唯一私人墓地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,大小壽地,各式墓碑,如果需要詳細資料,請打電話:330-819-0277; 330-352-7788

穴位從\$950 起,勿錯過良機!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,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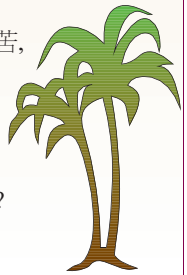
福人擇福地
福地福安
祖先安,後人樂
遠東紀念公園
全為福人備

預先選定一處風水福地,既可陰澤後人,又可為自身添福增壽。

又何必要傾訴

秋風吟悲歌,夢在天涯無盡處,
無夢也能想,空想起只有雲和樹。
夜鳥連夜泣,緣若滅時無歸途,
無緣也想求,能求到無非淚成霧。
望斷夕陽怨青山,可知明晨又日出,
又會傷了多少花露?
不曾擁有你溫柔,怎來今日斷魂苦,

愛不能稱緣不能量,要苦只能自己苦,
走過的路能從走,失去的曲能新譜,
怎奈,早已在指間滑落,
就是那最初手寫的音符。
才明白曾經擁有,只是無弦的吉他
在風中能向誰傾訴,又何必要傾訴?
劉天擎 2011



伊 利 華 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: 浦瑛
總編輯: 劉元華
版面 / 網頁編輯: 程里賓
移民法律顧問: 黃唯

撰稿人: 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
匹茲堡責任編輯: 潘嵐
哥倫布責任編輯: 陳青杰
辛辛那提責任編輯: SAM YI